

不信任投票激增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最近幾周有在關注高等教育新聞的人，都可能注意到許多不信任投票(votes of no confidence)案：緬因大學三個校區的教師評議會(faculty Senate)對其校長(chancellor)投了不信任票；喬治亞州的皮埃蒙特大學(Piedmont University)及加州索諾瑪州立大學(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教職員也對他們的校長投了不信任票。伊利諾大學春田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則對其教務長投了不信任票，位在阿肯色州的韓德森州立大學(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其教師評議會則透過不信任票，要求其校長立即下台。

於 2021 年，至少有 24 家大學對其領導者投了不信任票。雖然在美國數以千計的高等教育機構中，這個數字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但根據《高等教育紀事報》的統計，這是近期歷史上最高的紀錄(譯註：原文附有圖表可供讀者參考)。

不信任投票據稱起源於英國議會，已被教職員工用於表達對其領導者或校務不滿的機制。這種投票機制到底有多有效？不信任投票又代表了當前教職員什麼樣的狀態？它們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南加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暨該校高等教育中心創始領導者 William Tierney 說，不信任投票案數量上升的一個普遍假設是教師的過度不安或過度反應，尤其如今能夠引發不信任投票的條件比 30 年前多更多：例如疫情帶來的薪資凍結、裁員、財政重新規劃或緊縮，教職員有更多理由對其領導失去信心。「這不是說我們責怪校長，只是，這就是我們如今的處境。」Tierney 說。

其他證據也表明，如今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校長的平均任期比過往都短，因而減少了其與教職員工建立信任關係或融入大學文化的機會。某些校長一開始並非來自學術界，而是來自商界或政界。無論公平與否，在思考是否進行不信任投票時，學術界人士可能不太願意讓局外人從中受益。而在校長遴選過程中，若教師有較少參與的機會，也可能會導致教職員對校長未來表現投下不信任票。Tierney 說：當不確定性增加，或者教師覺得權力及工作受到威脅：「你唯一擁有的武器

就是不信任投票。」

不信任投票有什麼作用？根據《高等教育紀事報》對 1989 年至今的 235 多件不信任案的分析，大約 51% 的情況下，被投票的校長會在一年內離任。密西根大學法學教授 Mae Kuykendall 及其同事 McKinniss 正在共同寫一本關於此現象的書，她說，這並不是因為教職員工變得更願意投票，而是他們更常感到被迫要這樣做：「事實上教職員很討厭風險，而要做這樣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她說，不信任投票通常並非針對領導者的單一行為，而是數月或數年以來累積的不滿。在更深的層次上，不信任投票反應了大學的共治失敗。

不信任投票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但儘管大學領導者在不信任投票後，可能仍然留了下來，他們也可能被迫要以損害控制(damage-control)的模式來運作，因為他們需要將注意力放在如何處理教職員的不滿上，而非校務上。此外，不信任投票也會留下紀錄。某些大學在招聘新校長或校務長時，會要求他們聲明自己是否曾是不信任投票的對象。

但不信任投票其實通常並沒有明確的大學章程、標準或程序，意味著基本上每次的不信任投票都要透過許多人拼湊或編造流程，重頭再來。例如芝加哥大學高等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Demetri Morgan 及其同事在 2017 年對其院長和副院長進行了不信任投票。他猶記得當初幾乎無法找到相關文獻或資料數據來說明其流程，最後是試圖透過網路及當地報紙中「拼湊出一個總體敘述」。雖然當初的投票後院長被重新分配，但 Morgan 表示引起投票真正的問題並沒有被解決：「我們在流程和政策上其實並沒有做得更好。」而且這次的投票還在同事間帶來了不合。他認為這個現象並非只存在於他們大學：「這個永無止境的輪迴的問題在於，我們只是在換人，而並沒有實際解決問題」。他認為，大學不應該只是擔心不信任投票，而是應該看到引起不信任投票背後，大學的系統運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撰稿人/譯稿人：Megan Zahneis / Pei-Jung Li

資料來源：2022 年 5 月 18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s-behind-the-surge-in-no-confidence-votes>